

比名人冰水浇头更重要的是什么？

□石述思

一夜之间，中国大款大院们集体迷上了一种行为艺术，那就是举起装满冰水的桶，兜头浇下，一般都伴随着尖叫和受惊的表情。这样的视频和照片放在网上，瞬间赚足了眼球，并引发强烈示范效应，一时间全社会冰水浇头者众，终汇成一场盛大的网络狂欢。

当然，这场狂欢有着一个纯洁高尚的目的——为“渐冻人”筹款，在明星吸毒渐成风潮的当下，也为那些忽视社会责任的人做了个可贵的示范。

“渐冻人”，学名运动神经元病，又叫肌萎缩侧索硬化症(Amyotrophic Lateral Sclerosis，简称ALS)，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5大绝症之一，与癌症和艾滋病齐名。《时间简史》的作者、著名物理学家史蒂芬·霍金就是一名“渐冻人”。患者起病3年后50%会死亡，5年后90%会死亡。他们又被称为“清醒的植物人”，“活着的木乃伊”。

从慈善公益的角度，这个来自美国的创意契合了互联网时代的传播规律，不仅简单易行、方便模仿，而且利用明星效应，

用互相点名的方式接力，经媒体放大后形成事件话题，迅速产生轰动效应。

“ALS冰桶挑战”慈善活动于7月份在美国兴起，该活动旨在对抗“肌萎缩侧索硬化症”，让更多的人知道被称为“渐冻人”的罕见疾病，同时也达到募捐以帮助患者治疗的目的。马克·扎克伯格、比尔·盖茨、小布什、勒布朗·詹姆斯、奥尼尔等纷纷以冰水浇头，影响巨大。被点名的奥巴马在外出度假后，则选择直接捐款100美元给肌萎缩性脊髓侧索硬化症慈善机构。

整个活动最大的受益者是“ALS”组织，其不仅让这种难缠的疾病获得更大的社会认知，更是在8月18日宣布，从7月29日到当天，接收到的社会各界捐赠已达1560万美元，数字还在迅速增长之中。

进入8月份，这场慈善公益活动迅速在中国被复制，中国“渐冻人”帮扶机构“瓷娃娃”中心在3天内关注度迅速上升。据“瓷娃娃”负责人王英鵬介绍，截至20日下午，“冰桶挑战”共获得4728位爱心人士支持，筹集善款近150万元，其中100万元来自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之子王思聪，其余近40万元是公众零星捐款。

说心里话，对于需要终生治疗、耗费巨大的约

20万中国“渐冻人”来说，这些善款即使足额使用到

位，也无异于杯水车薪，因此这次慈善公益狂欢最大的成果，当属为公众进行了一次关于罕见病的科普。如果不以此为契机，建立起长效的科普机制、帮扶机制和救助机制，结合网络传播来得突然、去得突然之特征，这场所谓的公益行动就会本末倒置，大批大款大款借此博出位，树立良好的企业和个人形象，而“渐冻人”沦为某种传播和营销的工具，事后迅速被遗忘。

一位家有“渐冻人”的母亲希望，这次社会的关注能推动国家在医疗技术研发以及病人医保上的一些政策的完善，而非让“渐冻人”被娱乐消遣，让“冰桶挑战”演变成为一场秀。在她儿子看来，即使媒体持续传播，生活也并没有什么改变。“这些报道都是关心我们的故事，但并没有关注我们的病。”

这些提醒尖锐但充满善意。中国20万“渐冻人”存在久矣，媒体的持续报道从未停止，但过去却罕有富豪大款垂注，至今借助媒体呼吁被帮助的不超过两位数。希望这次冰水唤醒的不是公众瞬间的热忱，而是长期肩负责任的行动。

“渐冻人”症目前无法治愈。迄今只有1995年美国FDA批准的唯一一种有效药物利鲁唑，可在

今年上半年，已有9名演艺界人士被曝涉毒。作为公众人物，明星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再次引发热议。

明星涉毒为何备受非议？

毒，任何人都要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毫无疑问，明星也不例外。

落网的涉毒明星谈到吸毒原因，大致为寻求创作灵感，尽快“混”入圈子，以及减肥。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院副教授侯静则认为，明星群体涉毒，最主要的原因还在于自身自控力差，对毒品缺乏认知。

“明星群体其实与大部分吸毒者相同，有共同的吸毒原因。”侯静表示，“其一，他们收入较多，钱比较富余；其二，年轻人自控力较差，对毒品感到好奇，想要所谓的追求自我，想要尝试；其三，交友圈中有毒品供应，提供了便利；其四，自身工作压力大，但这只是很小的一部分。”

侯静对记者表示，目前明星吸毒被大众较多地关注，但其实吸食毒品的现象本身就很严峻，明星只是其中一小部分，更应该注意到的是，是在娱乐圈中的毒品来源渠道。“越来越多的明星被爆出吸食毒品，这个供应链条的存在一定要彻查。”侯静说。

对吸毒不能姑息纵容

一个奇怪的现象是，不少吸毒明星落网后，往往还能在短暂蛰伏后“东山再起”。更有甚者，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吸毒违法行为的严重性。

2009年，歌手满文军因吸毒被抓，但其很快凭借一连串演艺活动复出；“二进宫”的演员张默在第一次吸毒被抓出狱后即参演了电影，演艺生涯并未走到末路；而编剧宁财神上个月刚为自己的吸毒行为道歉，近日却轻描淡写地直言“不后悔”。

显然，吸毒明星并没有为其行为付出足够的代价。当“明星怕的不是负面新闻，而是没有新闻”成为娱乐圈的畸形风气时，吸毒甚至成为了炒作的“良机”，在有关注度的情况下，他们依然有市场。

同时，粉丝们的宽宥与纵容往往助推了涉毒明星的有恃无恐。在演员高虎吸毒被抓后，新浪网发起了一项调查，对“高虎吸毒被抓你怎么看”这一问题，65.6%的网友表示“不稀奇”，17.8%的网友认为“无所谓”。

记者在近期被抓的涉毒艺人的微博留言上发现，不乏“纯属个人爱好”、“国外吸毒很正常”、“谁都有好奇心，我们依然支持你”这样的留言。而在宁财神致歉微博下的4万多条评论中，有一大半都在关心他的新剧。

事实上，吸毒在全球多数国家都是违法行为，并且公众人物吸毒将面临法律制裁、行业处罚、社会谴责的严重后果。例如美国、韩国及日本，一旦艺人沾染上毒品，演艺事业便宣告走到尽头。

北京市演出行业协会秘书长杨红斌表示，签订《承诺书》，建议演出公司在演出运作时不清涉毒明星，是对明星的警示，让其知道事情的严重性。

能力越大责任越大

任何人都不能吸毒，都没有特殊性，而明星吸毒的“特殊性”在于，其不当行为的影响范围更加广泛。并且，“问题偶像”带来的负效应，往往大于“榜样偶像”的正效应，明星作为公众人物，占有相对较多的社会资源，有着较大的影响力，理应担负起更多的社会责任，传递正效应。

“明星对社会的影响的确是更明显的，所以明星除了积极做宣传片的科普，帮助公众树立正确意识，更应该洁身自好。”侯静建议，公众人物可以利用自身的明星效应，积极开展知识介绍、讲座培训等，去影响更多的人。

同时，侯静表示，对于戒毒成功回归社会的戒毒者，社会也不应该歧视。我国《禁

毒法》规定，对于吸毒人员采取挽救、帮助、教育为主，且戒毒人员在入学、就业、享受社会保障等方面不受歧视。杨红斌也表示，《承诺书》并非永久性的全盘“封杀”，还是提倡给明星改过自新的机会。

“初次吸毒戒掉后，有些人也会复发，因为他们的朋友圈还是在的，所以要远离这些‘朋友’。”“当然，”侯静强调，“不光是明星，每个人都不能沾染毒品。一旦沾食，便无法自控，甚至影响终生。”



最窄自行车道

2014年8月18日，辽宁省沈阳市，最窄自行车道亮相沈阳和平区。据介绍，该条自行车道不足70厘米，早晚高峰骑行自行车的市民叫苦不堪，称“就像走钢丝练杂技”。CFP供图

新闻图说

根治号贩子应调整医疗服务价格

文/舒年

北京市开展打击号贩子的专项行动，抓获了不少号贩子。他们将原本14元的专家号以三四百元的价格卖给了患者。当然，如果病人不想买，则需要凌晨时分去排队，还不见得能挂上。

不过，之所以号贩子专家号卖到几百元，在病人看来，自己的时间成本，专家的问诊价值，是“值这三四百元”的。

长期以来，我国医疗服务是低价的，专家号十几元，普通号几元，与医院的运营成本 and 医生的劳动价值不符。这也导致了医院不得不靠“卖药”来弥补医疗服务价格过低引起的入不敷出。

表面上看，低医疗服务价格让病人省钱，

实则病人承担了高额药费，看病成本反而加重。大医院和专家的医疗服务价格与中小医院差别不大，加之转诊制未建立，导致很多人连感冒发烧也去大医院排队，社区医院却门庭冷清。最终，大医院的优质资源被浪费，医生劳动加重，县级、社区医院的分流作用难以体现。

目前，我国已经放开非公立医疗机构的医疗服务价格。而对于不同层级的公立医疗机构，理应通过调整医疗服务价格，利用市场手段，合理引导病患分流就诊。对于经济上无法负担者，可以以社会保障的方式来“兜底”。否则的话，真正急需去大医院的急难杂症患者依然面临就医困难，号贩子滋生的土壤依然难以根治。

国家档案局发布《伟大胜利——中国受降档案》第九集：

国民党政府阻止解放区抗日军队受降

新华社北京8月23日电 国家档案局23日在其官网发布了《伟大胜利——中国受降档案》专题第九集，国民党政府阻止解放区抗日军队受降。

根据第九集说明，自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以来，抵抗和消灭、消耗日军的，不仅有在正面战场作战的国民军队，也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在敌后抗战的武装。日本投降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各抗日游击队理应接受日军投降并派代表参加受降事宜。但国民党政府为抢夺和独霸抗战果实，阻止敌后抗日军队受降。1945年8月10日，蒋介石电令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各战区“应警告辖区以内敌军，不得向已指定之军事长官外任何人投降缴械”。又电令第18集团军总司令朱德、副司令彭德怀：“所有该集团军所属部队，应就原地驻防待命。其在各战区作战地域内之部队，并应接受各该战区司令长官之管辖”，“各部队勿再擅自行动”。8月13日，朱德、彭德怀致电蒋

介石，“坚决拒绝这个命令，不但不公道，而且违背中华民族的民族利益，仅仅有利于日本侵略者和背叛祖国的汉奸们”。同日，新华社发表评论，指出：蒋介石垄断接受日本投降的权利，旨在挑起内战。中国解放区抗日军队有权接受日本投降和军事管制日本。8月15日，朱德以说帖致苏、美、英三国政府，声明中国解放区、沦陷区一切抗日武装，有权接受被我军所包围之日伪军队的投降；有权派遣自己的代表参加同盟国接受敌国的投降和处理敌国投降后的工作。8月16日，朱德再次致电蒋介石，指出他要求我军“就原地驻防待命”是完全错误的，并提出“凡被解放区军队所包围的敌伪军由解放区军队接受其投降，你的军队则接受被你的军队所包围的敌伪军的投降”。8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对目前时局的宣言，要求国民党政府划定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纵队接受日本投降的地区，并给予他们参加处置日本的一切工作的权利，但这些合理的、正当的要求，均遭到国民党政府的无理拒绝。



□本报记者 卢越

网友调侃，由涉毒明星上演的“年度大戏”《监狱风云》又添“阵容”。这次“参演”的，是香港演员房祖名和台湾演员柯震东。

今年上半年，已有9名演艺界人士被曝涉毒，如李代沫、宁财神、张默、高虎等。公众人物涉毒，再次引起舆论哗然。

近日，北京市演出行业协会和北京42家经纪机构和表演团体签订了《北京市演艺界禁毒承诺书》(以下简称《承诺书》)，承诺不录用、不组织涉毒艺人参加演艺活动，净化演艺界队伍。

法律面前没有特权

今年多名演艺圈公众人物涉毒被

延伸阅读

在北京警方对房祖名和柯震东涉毒案件的通报中称，陈某某(房祖名)因涉嫌容留他人吸毒罪，被依法刑事拘留，阿某某(柯震东)因吸食毒品，被依法行政处罚。

两人的罪名和处理方法不同，是因为其分别触犯的法律不同。柯震东吸食毒品，违反的是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相关条例——

《治安管理处罚法》第72条规定，有吸食、注射毒品行为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二千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

房祖名涉嫌容留他人吸毒，其行为已经触犯《刑法》——

《刑法》第354条【容留他人吸毒罪】容留他人吸食、注射毒品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

柯震东的违法行为并未达到违反刑法的犯罪行为，因此依法予以行政拘留；而房祖名的行为已经涉嫌犯罪，因此依法被刑事拘留。

新疆对8名暴力恐怖犯罪分子执行死刑

新华社乌鲁木齐8月23日电 近日，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乌鲁木齐、阿克苏、喀什、和田四地(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对犯有组织领导、参加恐怖组织罪，故意杀人罪、放火罪，非法制造、储存、运输爆炸物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玉山江·吾许尔、玉苏甫·吾买尔尼亚孜、玉苏普·艾合麦提等5案8名罪犯执行死刑。

据悉，这5起案件涉及北京天安门广场暴力恐怖案，阿克苏地区抢夺枪支、袭警案，喀什地区非法制爆案、故意杀人案，和田地区组织、领导、参加恐怖组织、放火焚烧检查站、杀害国家干部案。上述案件对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造成重大损失，严重危害公共安全。

经法院判决决定，自2011年起，被告人玉山江·吾许尔、玉苏甫·吾买尔尼亚孜、玉苏

普·艾合麦提伙同吾斯曼·艾山(已死亡)等人以实施暴力恐怖活动为目的，多次收听观看宣扬宗教极端、暴力恐怖内容的音视频，纠集发展成员，逐步形成恐怖组织。2013年10月7日，上述被告人先后赶往北京会合，尔后购买汽车、汽油、刀剑、防暴面具等作案工具，共同策划暴力恐怖袭击活动。2013年10月28日12时许，吾斯曼·艾山伙同他人驾驶越野车，连续冲撞天安门广场前的人行，造成3名无辜群众死亡、39人受伤，后玉山江·吾许尔等3名被告人在新疆被抓获。法院经依法公开审理，以组织、领导恐怖组织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数罪并罚，分别判处被告人玉山江·吾许尔、玉苏甫·吾买尔尼亚孜、玉苏普·艾合麦提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2013年6月28日，阿克苏地区乌什县

两名执勤民警在处置一起暴恐案件时遭遇暴徒袭击，被告人肉则·艾则孜乘一名民警受重伤，另一名民警正在制服暴徒之际，上前抢夺受伤民警的枪支，并向两位民警开枪，尔后携枪逃跑被当场抓获，法院以抢夺枪支罪、故意杀人(未遂)罪数罪并罚，判处被告人肉则·艾则孜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2011年5月以来，被告人阿布都沙拉木·艾力木伙同他人多次收听观看宣扬宗教极端、暴力恐怖内容的音视频，进行非法宗教活动，形成了以其为头目的恐怖组织。该组织成员筹集活动经费，进行体能训练，探寻“迁徙”路线，制造、储存、运输大量爆炸装置并进行使用方法培训。2013年1月18日，被告人伙同他人携带爆炸装置，在“迁徙”、偷越国境途中被抓获。法院以组织、领导恐怖组织罪，非法制造、运

一名尘肺病患者的渴望

又不懂法，再加上连走路的力气也没有了，就找亲戚李彦书打电话求救，因为他在国有煤矿干劳资工作多年，对尘肺病了解。矿上倒是承认我在矿上干过，但是，证明要我自己找。我亲戚跑了几十遍县人民医院，拿拿到了那次体检证明汇总表，59个人中，只有我的胸片异常，初诊为疑似职业病，但矿上并没有把体检结果告诉我，由于尘肺病的潜伏期较长，当时，我也没有明显的感觉和症状。

拿到体检报告后，矿上态度有所转变，我们多次找矿上交涉，还找了晋中市安监局，县安监局，县总工会、分管安全的副县长。

去年腊月十九，矿上的总经理和工会主

席来我家慰问，放下2000元，说年后给我鉴定。我满心欢喜的等到年后上班第一天，让车拉着自己去找矿上，但是直到现在，依然没有实质性的动静。

听人说，等我拿上赔偿款给自己看病，还有好多坎，鉴定尘肺病只是才开始，还有工伤认定、劳动能力鉴定，之后才能和矿上协商赔偿金。如果协商不成，我才走劳动争议仲裁和法院。可是我在第一道关口就卡住了。矿上不给出上岗证、领作药时的签名这些证明，我就不能去省职业病医院进行鉴定，拿不上专业的职业病诊断报告，还谈啥看病。

其实，我不想要矿上的钱，我只想让矿上

(上接第1版)

认定要迈“几道坎”

从去年9月被诊断出尘肺病后，我知道要到省职业病医院进行尘肺病鉴定，需要矿上出具一些证明，就开始为鉴定尘肺病与矿上协商。

我找矿上是合理的，我虽然在包工头手下干活，但是，每天干活前，都要到矿上的炸药库领作药、雷管、导火绳，都要登记姓名和领取数量；我从矿上回家后，再没有过接触粉尘；从2006年开始，企业与我还签订过三次劳动合同，只是我手里没有；2008年《劳动合同法》要实施时，县劳动局还要求矿上给我们59个特殊工种的矿工在左权县人民医院进行了体检，但体检结果始终没给我。

造成了几次后，我看矿上一直在推，我自己